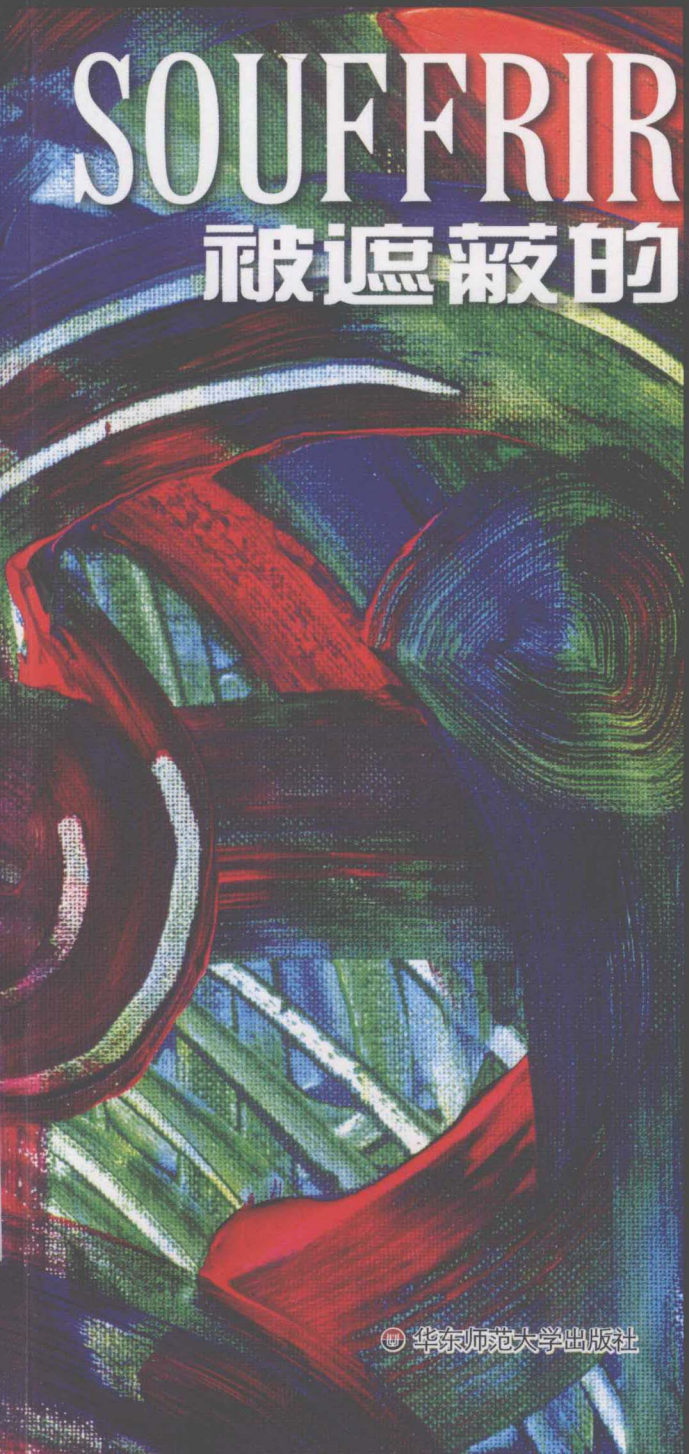
[法] 尚塔尔·托马 Chantal Thomas 著　　周小珊 译

SOUFFRIR

被遮蔽的痛苦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SOUFFRIR
被遮蔽的痛苦

[法] 尚塔尔·托马 Chantal Thomas 著

周小珊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被遮蔽的痛苦 /(法)托马(Thomas,C.)著 ; 周小珊译. -- 2 版.

-- 上海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9

ISBN 978-7-5617-8092-3

Ⅰ.①被… Ⅱ.①托… ②周… Ⅲ.①随笔—作品集

—法国—现代 Ⅳ.①I565.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86212 号

VI HORAE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企划人 倪为国

Souffrir
by Chantal Thomas
Copyright © 2004, Editions Payot & Rivage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7 b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9-2006-647 号

被遮蔽的痛苦

(法)尚塔尔·托马 著

周小珊 译

责任编辑　李炳韬
特约编辑　何家炜
封面设计　童霞霞
责任制作　肖梅兰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ecnup.taobao.com/

印 刷 者　上海市景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40 x 978　1/16
插　　页　1
印　　张　12.25
字　　数　85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1 月第 2 版
印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17-8092-3/I.716
定　　价　22.8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或者联系电话 021-62865537)

目　录

引言/ 3

抛弃/ 17
缺失/ 29
爱情/ 31
等待/ 37
苦牢/ 41
图书馆/ 53
善意/ 59
狗/ 61
合约/ 69
痛苦的愿望/ 91
地狱/ 93
狂热/ 97

崩溃/ 107
固定观念/ 113
童年的书/ 117
神秘主义/ 123
遗忘/ 135
抱怨/ 139
哭泣/ 143
准备/ 149
拒绝/ 155
（不要）决裂/ 159
分离/ 163
工作/ 165
吸血鬼（旅馆）/ 171
龙騰/ 175
佐恩或愤怒/ 177

结语/ 183
译后记/ 185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

跌落的过程中有着奇妙的一瞬间：即飞起的那一刹那。唉！它几乎不可觉察，而灾难紧随其后，叫人来不及跟上自己的希望，来不及舒展身体，眼巴巴地被带走……

引　言

一个宗教典型的消失

从前，在欧洲，当一种宗教观统领四方，受苦（souffrir）被体会和解释为既是人类自身的命运，也是活在世上的主要动机和履行命运的唯一方式，那时，某些用于指称人世的表达方式，如“世间”（ici-bas）、“泪谷”，就显得很清晰。“世间”一词深有含义。它关涉到“天上”（là-haut）这个至乐的同义词——一个根据遭受的苦难程度、流淌的眼泪多少、摆在上帝祭坛上的赎难祭品大小而获得的天堂。如今，世间和天上迭合。痛苦（souffrance）将我们压垮，我们不再将花束献给心爱的神灵。也不献给别的什么人。谁也不会要。痛苦遭到冷眼，仿佛它意味着无法去适应处处要求的某种光辉的幸福，意味着有罪的软弱，

失败的行为。用英语来说，就是“害怕成功”（fear of success）。最好不要把它说出来，习惯于掉过头去……那些遭遇过厄运的人将它看作是某种忌讳。会不会又在混乱中感染上恶？尽管没有证据表明它传染性强，为了安全起见，还是最好避开细菌携带者。本世纪初的乞丐们很清楚这一点，他们进退两难，既要表现自己一无所有，又不能流露出任何令人厌恶的迹象。手脚不能缺，不能有甲状腺肿，不能邋遢。他们必须跟施舍者一样整洁。他们与后者是同类，只是暂时不走运而已。他们讨钱，只是为了保持自身的卫生和行为端正，让人觉得，他们之所以求靠公众的善心，比如在地铁里，是因为缺乏合适的社会救助所。为了继续有酒喝而乞讨的无耻的流浪汉，在椅子间穿来穿去、触碰你膝弯的没腿的人，已经消失了。现代城市不再要这样的人。过于直观的贫苦遭到排斥。这种贫苦从时间和空间来说，都显得遥远，属于第三世界或我们的中世纪。然而，直到不久前，这种贫苦一直都出现在对苦痛（douleur）的展示中（路易·布努艾尔①的影片就是一个明证）。乞丐们毫无顾忌地把恶臭的伤口露出来。不管这些伤口有多深，有多烂，都无法跟死在十字架上的基督的伤口相比。然而，这些受苦的乞丐令人想到的正是被钉十字架的那个人。他们失去了华丽的旧衫。他们的苦难（misère）应该

---

① Luis Buñuel（1900—1983），墨西哥籍西班牙导演。——本书注释若无特别说明，均为译注。

是抽象的，耶稣基督所受的肉体痛苦也是一样。在一个博物馆，甚至一个教堂里，谁能从耶稣受难的无数仿制品上真正体察出肉体所受的酷刑？钉子的深扎、皮肉的撕裂、缓慢的死亡、难忍的口渴、酷热、苍蝇、粘稠的血？这样的场景本该令人难以承受。可事实上没有，因为我们看到的，不过是一个象征，以此为主题的无穷丰富的美学多样性。人们欣赏线条和颜色，删去可怕的、抽动的肌肉，和受临终折磨的躯体。帕特里克·汪德迈①在《受难之体，一部信仰史：耶稣受笞》一书中提到“虔诚形象的血腥残暴”。人们尽量不去看这种残暴，仿佛那是污秽的标记——一切都如同死亡，威力不仅丝毫未减，事实完全相反。不过，哀悼死亡的外表征象、葬礼大大小小的排场则消失了。

我们的痛苦不再有仪式，也不再有典型。我痛苦着的时候，不会把自己看作上级法院，有可能缓减自己的状态，或热情而兴奋地去美化它，赞颂它。我一个人痛苦着，一塌糊涂也好，听天由命也好，无论怎样都行。我尽我所能去应付。我白费力气，找不着终结的影踪。将我压垮的这份重量完全是无用的。它改变了我，它摧毁了我，就是这样。我最好不要过多地将它展示出来。由于经常遭到“歧视”，受苦——肉体上也好，精神上也好——尽可能变得看不见。这种不可见性，不能像在斯多亚哲学里那样，与压倒无序激情的理智联合起来，而是与普遍的纷乱混淆在

① Patrick Vandermeersch（1946— ），荷兰哲学家、心理学家。

一起。

游戏规则

我的痛苦无人问津。而我自己也缺乏活力。我没有做好受苦的准备，甚至是第一个会迟疑不决的人。在让·雷诺阿[1]的电影《游戏规则》（1939年）里，我听到罗伯特·德·拉·歇斯纳耶（马赛尔·达里奥[2]饰）对朋友奥克塔夫（让·雷诺阿饰）表白，这也是我的心声："啊！我痛苦哇，老兄，我害怕痛苦！"在此之前，德·拉·歇斯纳耶先生给自己安排的生活里，痛苦不是完全不存在，而是被驱逐在一边，处在感受不到的地方。要发现它，必须努力停下来，思考思考。而这与德·拉·歇斯纳耶先生热衷的活动，即引诱女人、增加上流社会生活乐趣和收藏家的乐趣，是背道而驰的。其实，他正是应该从这里下手，因为侯爵极度迷恋他那些18世纪自动木偶的收藏品。它们的优雅，它们合着舞蹈前奏的节拍运动的方式，它们润泽的小脸蛋，它们永不凋谢的微笑，都令他着迷。他想要的生活就是这样，带着18世纪小塑像那确凿的优雅，不走调不走样。既然侯爵不是死脑筋，他就爱玩上流社会的规则。他原则上遵守规则，

① Jean Renoir（1894—1979），法国导演，印象派画家雷诺阿之子。

② Marcel Dalio（1900—1983），法国演员。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但在实际操作中，又恰如其分地破格。这也是包含在规则里的……当这个幸福的男人、孝顺的儿子、优雅的主人、慷慨的朋友、谨慎的情人、彬彬有礼的丈夫发现他那位作为忠诚化身的妻子准备离开他时，一切都变糟了。于是他的戏剧舞台走上了一个他那些宝贝自动木偶没有帮助他认识的一个角色：苦痛。他用尽全力去恨它，但是它比他更厉害。它让他恐慌，让他变得暴躁、冲动、粗鲁。他哭着，斗争着，失去了控制。因为，在苦痛的领域里——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不能再游戏下去了。狂怒之下，侯爵非常激动，失去了头脑。他惊愕地发现，自己与绯闻中可怜的“主角”——那个要了妻子情夫的命的“远郊”工人——厄运相同。德·拉·歇斯纳耶先生认不出自己了。

不久以前，他想跟情妇分手时，也表现出同样的笨拙，但是却毫不慌张（他那时还掌握着局势）。他们属于同一个阶层，他们的良好教养建议他们避免大叫大嚷、暴跳如雷。年轻的女子热娜维耶芙·德·玛拉斯特（米拉·帕雷莉①饰）吐露了她的惊讶和不悦：“罗伯特，随您信不信，我很在意您。我不知道这是爱情还是习惯的结果。但是如果您离开我，我将很难受，而我不想难受。”

“亲爱的朋友，原谅我！”他赶紧下了结论。

他结论下得太早。分手的程序被启动了。对礼貌的考

---

① Mila Parely（1917— ），法国女演员。

虑，不伤害任何人的梦想，都不能消除爱情结束的突然事实。热娜维耶芙首先要抗争。她不动声色，保持着他们对话惯有的幽默：

“我一个人痛苦会觉无聊……对了，我觉得，大家一起痛苦就不会那么无聊。”

她跟他一样，很快就发现，痛苦并不是多点无聊或少点无聊，而是跟无聊毫无关系（如契撒雷·帕维瑟①所说：这是痛苦少有的优点之一。至少，人在痛苦的时候，不会觉得无聊）。痛苦将你抛入可怕的旋涡。你窒息。你淹没。为了不沉下去，你见了什么都紧紧抓住。痛苦很少为形式操心。游戏规则，以及它带来的智慧和默契的快乐，都被一扫而空。

罗伯特·德·拉·歇斯纳耶因嫉妒而痛苦着。这种痛苦的本质使它更加显得剧烈。因为，众所周知，为嫉妒而痛苦尤其令人难以忍受。在罗兰·巴特看来，这是第四级的痛苦，他尽管感情崩溃，却丝毫没有丧失分类的敏锐。这种痛苦是武器，也是慰藉，当然不是在全面发作的时候，也不是在战火之中，而是在这之后，当一切都受到伤害、受到打击之后，再重新振作精神、思考所遭受的损失的时候。伤口依然还在，但是理智占了上风，甚至还想到了讽刺的风格：“就嫉妒而言，我痛苦了四回：因为我嫉妒；因

① Cesare Pavese（1908—1950），意大利左派作家，1950年自杀。

为我怪自己嫉妒；因为我担心我的嫉妒伤害另一个人；因为我任凭自己落入俗套。我痛苦，是因为被排斥，因为自己咄咄逼人、疯狂、粗俗。”[1] 事实上，第一个原因，即被排斥的痛苦，就足以将人间变成地狱。此外，对于大多数类型的痛苦而言，只痛一次，基本上就已经到了难以忍受的极点了。忍受这种强加给生活热望和片刻狂喜的失败，是可憎的。建立的障碍被粉碎了，施展的诡计、妥协的尝试失败了。不得不屈服于必然，为这个贪婪的需要、这个折磨我们的酷刑而耗费精力、注意力。而这个配给量永远都不足够。库卡·马丁内斯，佐埃·巴尔德斯[2]的小说《美元之痛》中可怜的女主人公，怀了孕，被情人抛弃。她哀伤至极，为了痛上加痛，她第一天就决定去把所有的牙都拔掉。拔了牙，变丑了，她只想着她的痛苦。很多年后，她再见到造成她不幸生活的那个男人，当他问她“你把美元怎么处理了”时，她很自然地把美元（dollar）听成了苦痛（douleur）。腼腆的她不知道该说什么：“他问起痛，所有这些年来的痛，我还没有回答。如果我向他描述我经历过的用黑色的线刺出来的灰暗，我可能会令他乏味，破坏了他的夜晚。毫无疑问，我的痛，我将它冰冻起来。我们可以这样将我们不希望见到的人冰冻起来。你把这个人放进冰盒里，关系立即就冷了下来。这是真的，我想冷却我

---

① 罗兰·巴特《全集》中《恋人絮语》，巴黎，瑟伊出版社，2002 年，第 185 页——原注。

② Zoé Valdès（1959— ），西班牙籍古巴女作家，旅居法国——原注。

的爱情的时候，我把我的名字和瓦内的名字写在一张纸上，然后放进冰柜里。如果我当时没有这样做，我肯定已经死了……”①

我们没法预先确定用什么技术来对付灾难，也不能确定灾难会持续多久，就像我们不能确定在每天的活动中，固定地花几个小时去痛苦。我们不会在记事本里写道：“星期一，从 10 点到 12 点：痛苦着。”这一特点使我们难以忍受痛苦的状态，以至于很难将它变成一个自愿的行为，也很难用与我们相似的、人们在意的动作将它表现出来。痛苦，正如它的本意所言，是消极的。这种激情将我们逼入绝境，剥夺了我们的一切。到了某种程度之后，都不用加上主语“我”来表述“我痛苦”了，更不用“我”去证实这是可憎的。我们被莫名其妙地抛出了游戏。

痛苦的最高等级表现为痛苦的加剧，而这种痛苦，我们最初以为只是暂时的，但它最终却落了根，将我们摧毁；或者，一切都在毁灭性的突发事件的冲击中发生——属于“长久地，甚至永远地完全夺走你生命”② 的那种痛苦。普

---

① 佐埃·巴尔德斯，《美元之痛》，由利利安·哈森 Liliane Hasson 译自西班牙文，巴黎，Pocket 出版社，2001 年，第 210—211 页——原注。

② 马塞尔·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第三卷，让—伊夫·塔迪耶主编，《索多姆和戈摩尔》，巴黎，伽利玛出版社，《七星文丛》，1988 年，第 165 页——原注。

鲁斯特在这里所指的，是叙述者的母亲对自己亲生母亲的死亡的感受。在她心里，母亲的死在生前留在活着的人身边，和死后的与世隔绝之间制造了停顿。叙述者在他对阿尔贝蒂娜的爱情里，感觉到了失去一个人等同于失去上流社会的绝望，起因并非是死亡，而是少女的口是心非。在这两种情况下，无尽的、不人道的、无情的苦痛，将它的受害者推到了化为灰烬的未来面前。他远远地转过身去，心灰意冷，没有任何高兴的理由。日出，这个每天向所有初生的力量的问候，只不过是葬礼："即将升起的太阳的光辉，改变了我身边的事物，仿佛暂时让我靠近了她，由此更加严酷地令我意识到我的痛苦。我从来没见过如此美好，又如此痛苦的早晨。想着那些漠然的风景即将点亮，而在昨晚，它们还让我满心产生一睹为快的欲望，我便止不住哭泣起来……"①

既然必须在继续留在上流社会或被驱逐出去，在生存或死亡之间做出选择，叙述者愿意付出一切以得到阿尔贝蒂娜。正是为了拯救他的生命，他才对他母亲说："我必须娶阿尔贝蒂娜。"跟斯万下决心娶奥黛特如出一辙。

如果留在上流社会，不改变我们的习惯，那么极度的痛苦在我们和上流社会之间，在我们和生活的渴望之间插入的黑暗的屏幕，也许会更难以忍受。这致命的哀恸，等

---

① 马塞尔·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第三卷，《索多姆和戈摩尔》，第512页——原注。

同于揭发了上流社会的虚无。于是，从中脱离出来似乎是一个既可怕又极其重要的出路。这也是17世纪时，朗西先生在发现情人的尸体后所作的选择："自蒙巴松夫人去世的那天起，朗西坐上马车，到维雷兹隐居。他以为能在孤独中找到别处没有的慰藉，但是隐居只是加剧了他的痛苦：阴郁的悲伤代替了欢乐，黑夜叫他难以忍受。他在树林里、小河边、池塘边消磨时光，喊着她的名字，而她不能再回应（……）他惊讶地发现他的灵魂没有离开躯体。"① 住在他乡下的城堡里还不够，他需要更严格地隐居，需要能够考虑到他的灵魂与躯体分开这一事实的流放：这将是特拉伯隐修院。朗西修士进入隐修院，就像是进入了"真正的死亡状态"（写给阿莱特的主教的信）。暂时人为地模拟真正的死亡，拯救了他的灵魂。

是

面对无法弥补的损失，我们的决策空间是很狭窄的，可以避免损失的策略也就显得薄弱。用于反抗痛苦的"不"涉及我们尚能控制的那些痛苦，问题也是针对它们提出的：是否要千方百计拒绝痛苦，否认它，嘲笑它，将它埋藏在我们内心深处？还是要接受它，在我们的形象和希望中给

① 罗兰·巴特为《朗西传》（夏多布里昂）所作的序，巴黎，联合出版社，10/18，1980年，第63页——原注。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